

中国故事

唱支山歌给党听

——一首歌与一代人的命运交响

□ 邢小俊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首传唱大江南北的昂扬旋律，激荡过几代人的心扉。这首由朱践耳谱曲，任桂珍、才旦卓玛等先后演唱的歌曲，是见证着民族复兴历程的红色经典，是新中国历史上的时代赞歌，是一个民族心声的“大合唱”！

1958年初春的一个夜晚，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25岁青年矿工姚筱舟在工房那如豆的煤油灯下，写下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劳苦大众抒发对党的情愫的心曲。

一封紧急的“寻人启事”：谁是蕉萍？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一封由上海实验歌剧院作曲家朱践耳写来的信被辗转送到时任焦坪煤矿党委书记赵炳耀的案头。信中说：“陕西文艺界有同志给我来信，并寄来1958年6月《陕西文艺》，因为他们发现《雷锋的歌》这首歌的歌词，同《陕西文艺》总路綫诗传单，上那首署名蕉萍的诗几乎一样。而蕉萍是铜川矿务局的一名矿工。我收到信后，已迅速向《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取得联系，把词作者更改为‘雷锋同志抄蕉萍原词’。今来信是请贵单位帮助查找蕉萍及其联系方式，以表谢意，并补齐稿酬。”

看信之后，赵书记甚感惊奇：这家家喻户晓的歌，竟然是我焦坪煤矿的人写的！当时的煤矿，大多数矿工给家里写信都得请人代写，就连大学毕业的技术员，也有把煤矿写成“煤矿”、把矿井透水写成“吐水”的。有人写出这么高水平的歌词，怎不让人惊叹。

赵炳耀当即安排人查找，人事科拿出矿区干部、职工名册，一个个翻，都没有找到蕉萍。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蕉萍是笔名。

看名字，大家以为是女同志，于是将搜寻范围缩小到几位有文化的女同志身上。结果那几位女同志一个个摇头，她们都没有写过。

姚筱舟听说这件事，心底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都时隔几年了，这会去查找作者有啥呢……”曾当过志愿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姚筱舟转业后，调到焦坪煤矿。1957年，焦坪煤矿发生重大事故，身为安全技术员的姚筱舟被认定负有间接责任，降级为煤矿工人。“事故后，由于受到了刑事和行政上的双重处分，因而悲观失望……”姚筱舟曾回忆，“由于悲观颓丧的思想基础，因而性格上孤僻冷淡，急躁厌烦，与同志交往少……”那段时间，他像一只蜗牛，只想缩在自己的壳里，逃离人们的视野，远离外面的风吹草动。

在煤矿干部大会上，赵书记拿着大喇叭大声问：“谁是蕉萍？”下面一片沉寂，没有一个人回答。

不久，矿党委领导收到一条线索，“那个姚筱舟，经常偷偷用蕉萍的名字写诗发表，还不断收到稿费”。此时，因为表现好，姚筱舟提前一年解除处分，组织安排他到焦坪煤矿子弟学校教书。

那天早晨，矿党委派人来找姚筱舟，让他到赵书记办公室去。姚筱舟脚底像沾了橡皮泥，一步三挪地硬着头皮去了。

赵书记问：“你是不是蕉萍？”姚筱舟吞吞吐吐：“赵书记，我姓姚，叫姚筱舟。”

赵炳耀假装沉下脸：“我知道你姓姚。就是你姚筱舟经常用蕉萍这个名字发表文章和诗歌，还领了稿费。现在的政策可是坦白从宽！”

姚筱舟红了脸，“报告书记，我……我是收到两块钱稿费，我用稿费买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买了……”

赵书记一拍桌子，“好啊蕉萍，你给咱争气了，还偷偷摸摸地干？以后大胆地写！”赵书记把朱践耳的信交给姚筱舟，“你麻利些给这

个作曲家回个信。”

姚筱舟的心从冬天，倏忽一下就到了春天，鲜花开满小径。

出了赵书记办公室，他一路小跑回到家，一边把好消息告诉妻子，一边迫不及待地看信。朱践耳在信中说明了歌词发现和发表经过，并说词作者已经更正为蕉萍，郑重地表示感谢。

幸福来得太突然，姚筱舟眼含热泪，颤抖着手给朱践耳写了回信。他说：“感谢党，感谢雷锋，感谢作曲家，我将以雷锋为榜样，向朱老师学习，为时代而歌，再接再厉，再写出好作品。”

1964年，中国音协主办的刊物《歌曲》，拟登载《雷锋的歌》，为慎重起见，中国音协通过组织渠道向焦坪煤矿了解查证，确认作者是笔名蕉萍的姚筱舟后，《歌曲》登载此歌，标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作者蕉萍。

至此，这首先见中华民族巨变，唱响亿万中华儿女心声的歌曲，终于源正定：曲名：唱支山歌给党听；作词：蕉萍；作曲：朱践耳。

一首写于煤油灯下的小诗，被雷锋摘抄到日记中

时光追溯到1957年，焦坪煤矿发生事故，姚筱舟作为技术员受到撤职并下矿采煤的最处分。这是他有生以来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黑黯幽暗的矿井，高强度体力劳动，对身单力薄的姚筱舟来说都不算什么，他疯狂地、不要命地干活，或许这样能让他忘却心理上的内疚与折磨。上井休息时，他常常仰面朝天，两眼空洞无神。他感觉矿区的天总是灰蒙蒙，像矿工的脸色。他住有山有树的地方走去，那山也是灰蒙蒙，稀稀落落的柿树，将似枯未枯的苍劲枝丫伸向未知的天际……

一次，矿区放炮剥离地面土层，井下剧烈摇晃，岩石哗哗啦啦倾泻。有人喊，快趴下！姚筱舟没有反应，继续埋头挥舞着铁镐，头顶上，一块煤掉落下来，危急时刻，身为共产党员的班长把姚筱舟撞向一边，压在身下，使他躲过了那个筐箩大的煤块。

还有一次，下班时，一辆满载的运煤车脱钩，笨重的车身飞驰而下，人们大喊躲开，姚筱舟却神思恍惚，一位党员老矿工冲过去一把揪住他的领子，把他甩到一边。

两次事件后，区队党支部书记周记从学知道姚筱舟的心理包袱很沉重，找他谈心：“小姚呀，对组织的处理要正确看待。你还年轻，经历过一次事，要从中吸取教训，以后的路会走得更稳！”党小组还专门研究，动员一帮党员矿工主动关心姚筱舟。

姚筱舟心头的阴霾渐渐消散，腰板渐渐挺直并硬朗起来。

姚筱舟下井后，常常倾听老矿工吟唱高亢的陕北民歌。与煤矿工人生活、劳动在一起，他逐步地了解了矿工，爱上了矿工。他与矿工亲如兄弟，矿工也把他当成了亲人，经常和他一起喝茶、拉家常，不时还谈起旧社会的磨难和共产党的恩情。

他记录下许多矿工编的顺口溜和歌谣：“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鞭子是富主的枪杆子，煤窑是富主的棺（材）板子”等等。姚筱舟听多了，记多了，



插图：郭红松

自己也产生了写诗的冲动。

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因为工资降级，生活困难，母亲让他把大儿子送到老家，帮他带孩子。他给老家写信时，跟母亲说，他想念母亲做的灯盏糕和烫粉。知儿莫若母。出身世家的母亲，曾跟着父亲经历过旧社会的官场、生意场，如今步入新社会，对事物有着不同一般的见识。在给她的回信中，母亲总是勉励他：“要相信党，相信组织，要知足，不要泄气。”

1958年年初春，一个风雪交加之夜，姚筱舟守在煤油灯下，一口气写了三首小诗。他用“蕉萍”为笔名，把3首小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全文如下：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

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

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小诗后来还被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入《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民心相通，诗歌为媒。在辽宁营口，不知从什么途径，一名叫雷锋的解放军战士读到了这首诗，被深深吸引，他在日记中摘抄了这首诗。

1962年，雷锋因公殉职。1963年1月20日，《前进报》摘录发表32篇雷锋日记，这首诗被当成了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雷锋共对诗进行了三处修改：原诗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删除了诗的最后四句。《前进报》刊登这首诗后，多家报纸也做了转载。

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号召下，举国掀起学雷锋高潮。雷锋日记里的这首诗引起上海歌舞剧院朱践耳的注意。雷锋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这位曾加入新四军前线剧团、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音乐家。为了纪念雷锋，朱践耳决定把这首“雷锋遗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践耳，特意把这首诗谱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调。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新歌，并附有300字的“唱法说明”，标题也改成了《雷锋的歌——摘自《雷锋日记》》。这首歌曲的首唱者是上海歌舞剧院的任桂珍。担任任桂珍的声音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浪在全国唱响时，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声班进修、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同样被吸引住了，她多么想演唱这首歌曲，表达对党和祖国的一片赤心，表达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共同心声。1964年，上海之一起通过电台传到千家万户。

《唱支山歌给党听》到传唱的时候，姚筱舟依然默默无闻。朱践耳一直想了解素未谋面的歌词作者“蕉萍”是谁。1963年秋，朱践耳通过多番寻觅，终于发现“蕉萍”在陕西焦坪煤矿，于是便给该矿党委书记写信，出现了文章开头的幕。

1965年，《唱支山歌给党听》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群众歌曲”。

一支串起时空的山歌，将主创齐聚上海之春

时光飞逝。1997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来电邀请姚筱舟参加5月在上海举办的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百感交集的姚筱舟，在女儿姚琴的陪伴下，乘飞机赴上海。开幕式上，节目组带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他第一次见到了朱践耳和才旦卓玛。

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照相机闪光灯的包围下，《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创作者、曲作者、演唱者，跨越三十余年时空，相聚于辉煌的舞台。三人紧紧握手，忘情拥抱。64岁的蕉萍、73岁的朱践耳、60岁的才旦卓玛回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世纪奇缘，回忆各自写歌、作曲、唱歌时的心路历程。他们含着热泪，心相连、手相牵，一同唱起这首中华民族之命运交响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的生活变好了，国家变强了。我是一名煤矿工人，很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矿工和铜川矿务局及区队党委，他们真实的生活和对我的鼓励，成为我创作的源泉和支柱。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像矿工那样流汗、流血、走艰辛苦，写开拓者的歌。若要我自己总结，就是：发已千层白，心犹一寸丹，《山歌》传儿孙，余热献党。”

平日里不善言辞的姚筱舟，这次却难掩激动，站在舞台上，滔滔不绝。

他说，他得感谢雷锋，“这一首诗能成为歌词，是雷锋同志的功劳。雷锋在摘抄这首诗时，曾做了‘点石成金’的修改……这一改，就更具有音乐的节奏感，更适宜于谱曲了。”

“要是没有雷锋，我的那首诗歌就是一块煤炭，深埋地下千年万年。雷锋就是矿工，发现了这块‘乌金’，让它重见阳光。朱践耳老师和才旦卓玛妹妹擦去‘乌金’浮灰，还有任桂珍老师……让它散发光芒，产生光和热，照亮人们，温暖人们……”

一篇报道说：“这一天，是一支歌串起来的3个人共同的节日。台上，他们忘记时间，穿越时空。台下，观众感同身受，掌声不息。”

一个坚持50载的梦想，终于成真

2000年，66岁的姚筱舟向党组织递交了他的第六份入党申请书。2001年6月26日，新华社电讯报道：曾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曲词作者姚筱舟同志在迎接建党80周年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距离他1951年入朝参战向党组织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已经半个世纪。

他的入党梦一做就是50年。姚筱舟的女儿姚琴一直没有忘记2001年这个日子。那天下午，父亲早早给她打电话，让她晚上回家吃饭。下午，姚琴带着爱人和孩子回去，二哥一家、弟一家也都在。虽然平日大家也常回家相聚，但只有节日和老人生日才能这

么全乎。姚琴看平日基本不喝酒的老爸正在打开一瓶酒，忍不住问：“爸，今儿有啥喜事儿？”

父亲乐呵呵地说：“你们可要祝贺我，我入党了！半辈子的梦想，实现了！”

经铜川矿务局老干部第二支部研究，批准姚筱舟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坚持，67岁的姚筱舟入党了！

他动情地说：赤心五十载，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小孙子问他：“爷爷，党是什么，您为什么非要入党？”

姚筱舟摸着孩子的头说：“党呀，是妈妈。入了党，说明我是妈妈的好孩子，妈妈要我了……这一天，我可是等了整整50年，半个世纪呀……”他声音颤抖，扭过头去。

为什么入党？建党80周年之际，面向党旗，姚筱舟宣誓，举起右手的那一刻，他的初心清晰而坚定，心底的感情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唯有一支歌在心底荡漾。

捧着心中的烛火，守护热爱的祖国。他对家人说：“我这几十年，一直是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如今，真正成为党员了，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你们也一样，不能给党脸上抹黑。”

儿子姚宏记得，当年矿上给分了一套54平方米的房子，一大家子人，根本住不下。姚宏去找领导，想调一套大点的房。

矿领导说：“可以呀，让你爸写份申请书来。”

姚宏回家给爸爸说，谁知姚筱舟一口回绝，没有商量余地，组织分的多大就是多大，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2019年6月，《唱支山歌给党听》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100首优秀歌曲。

2019年9月1日姚筱舟在铜川逝世，享年86岁。这一生，命运兜兜转转，无所谓得失。姚筱舟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再创作一首诗歌给党听。

这一生，除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姚筱舟还爱听《命运交响曲》，前半生喜欢第一、第三乐章，那时，他徘徊在命运与现实的斗争中；后来，他钟情于第二和第四乐章，挚爱那平和的观察、深沉的思索，坚定的决心和绚烂的光辉。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创作了《永唱山歌给党听》。

永唱山歌给党听，世世代代唱不停，心中有共产党，文明和谐遍地春。

五十六个民族跟党走，风雨无阻向前进。携手奋进奔目标，人民幸福祖国兴！

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被命名为“命运交响曲”。而在中华大地传唱半个世纪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短短的两段八句歌词，就是中华儿女的一支“命运交响曲”。

（作者系青年作家，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



更多作品，扫码可读。

我闻到的是现在的风，而村里的老人，闻到的是70多年前的风。

我是在春天的时候走进浙东宁海县岔路镇山洋村的。这里山高林密，未通公路的时候，人们从县城爬山越岭到这里，起码得三四个小时。现在空气里到处都是花粉的气味，甜甜的，糯糯的，仿佛有无数无形的小手，在柔柔地抚摸你的心。

村里一个老人说，现在是松花盛开的时候，你闻到的是松花粉香。我今年85岁了，十多岁时，闻到的松花粉味里，夹杂着硝烟的味道。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战争的硝烟。

这里是我党领导开辟的敌后革命根据地。从1947年宁海籍地下党杨明奎来这里筹建根据地开始，先后有以洪流、火花、春雷、鲁迅、顽强、钢铁等为代号的十多支部队驻扎，后来被改编为“铁流部队”，又与四明山主力部队“钢铁部队”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四支队，1948年10月1日绍兴会稽山“灵活部队”也加入这支部队，驻扎在这里。

这里田少地薄，驻扎部队的粮食供应本就严重不足，还要承担着向前方部队供应粮食的责任。当时部队流行一句话：宁肯自己饿肚子，也不让前方战士没饭吃。于是，山野可食之物就成了驻扎部队战士们的重要粮食来源，其中就有松花粉。

每当春天，山上的松花开放。走在散花之前，当地的村民，唱着山歌，挎着竹篮，来到山上采摘松花。低矮的枝杈上，伸手可摘。人手及不到的高处，用竹竿缚一把“纱结刀”（镰刀），轻松割下来。摘来的松花粉放在太阳底下晒。晒了几天，轻轻抖动，松花粉的粉，洋洋洒洒如金子一般，铺满了山民的屋檐。

松花粉的最佳用途，是当地山民捣麻浆时用来敷粉。金黄色的松花粉裹在麻浆的表面，色彩悦目，芳香引人食欲。

而部队战士摘来的松花，都被直接制作成松花粉饼，用来充饥。

在95岁时去世的老人胡全木，活着的时候经常与儿子胡家有说起部队的故事。说得最多的就是部队官兵与山珍的故事。

春天的“山头猛”，长在山地，结果在山山下。战士一锄头掏出，一大串果子掏出来，上百颗挂在根须上，犹如花生，却比花生小一截。学着当地山民的样子，将它们放在溪水里洗干净，放在石臼，轻轻一捣，石臼里便渗满了白色的汁水，牛奶一般，一股芳香就腾了起来。将捣烂的汁水沥出，那些果粉就用来做菜羹。行军锅架起，舀上几勺泉水，柴火燃起，待水沸了，放入果粉，一只长勺就不停地搅动。越搅越稠，直到搅不动，羹就熟了。炊事班的战士就喊，开饭了，开饭了。这果羹与松花粉一样，可以用来充饥，可是吃多了容易胀肚子。

春天还有野菜。战士学着山民村姑，一上午就能挑摘一篮。眼下城里人将山野菜作为上等山珍，可那时候的战士只是为了填肚子。还有漫山遍野的椴子花，粉红色的花看着让人眼馋，但在战士肚子中的作用与野菜无异。

夏天的风十分凉爽，因为山高林密。只是好几次赶上台风，去山地采集野菜的战士被淋得湿透。这时节，有“山枝梗”（土茯苓），如番薯一样长在地下，有白色，也有红色。战士们学着山民，凭着叶子的样子找到它，再用锄头挖出来，洗净，晒干。白色的被切成片磨粉蒸成“麦僵”（一种未发酵的馒头）吃，红色的被捣汁沥水制粉做羹吃。

端午期间，还有野杨梅。比家种的杨梅小，但熟透了，更甜。

秋天的风往往伴着蓝天，战士们也最为欢快。此刻全国战场上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而秋天的野果最多，取食更方便。他们为前方的战绩喝彩，也为眼下的满山野果高兴。

多吃一些野果吧，将募集到的粮食尽可能多的运到前方去。

秋天，乌糯和橡子最多。前者吃块根，后者吃果实。当地山民也有吃乌糯的习惯，特别是饥荒之年。掘出，洗净，去皮捣汁沥水制成乌糯粉，如果加上米粉捣成麻菜，就成为山民的佳肴。而战士就直接蒸成“麦僵”当饭吃。从山上采得橡子后，泡在水里直到橡子的表皮软化腐变，才剥去皮壳，果肉经晒干磨粉，山民一般用来制作橡子豆腐，而战士用来煮羹直接食用。

我在这个春天走进山洋，村支书柴荣兴指着地道里摊晒的山珍说，当年咱们部队用来充饥的山果，现在成了村民的致富路。村里已举办了三家民宿，听说这名字：“大后方”“山水清音”“松溪山居”。部队战士住过的民房，让慕名而来的山外客人住满了。

来这儿，吹吹山洋的风，得劲。

春风十里乡野路

□ 蒲子

山上还有山毛楂、毛栗、野板栗、邓梨（一种野生猕猴桃）、烂脚铜芝根（果实如葡萄）、野葡萄，有时部队流行一句话：宁肯自己饿肚子，也不让前方战士没饭吃。于是，山野可食之物就成了驻扎部队战士们的重要粮食来源，其中就有松花粉。

冬天的风吹来有些冷，可是战士们心里热。全国就要解放了，这一股激情，消融了冰雪带来的寒冷。

炊事班的小战士喜欢吹口哨，可是根据地的纪律不允许，这样容易暴露驻地目标，却也难不倒这些可爱的战士们，他们学鸟叫，首长笑着批准了。他们的声音比鸟叫更像是鸟叫，常常引来一群一群小鸟，围着他们飞。

冬天有一种野果挂在树上，一只只，像是鸟脚。这果子村民就叫“鸟脚”，这树叫什么名，至今，村里人都不知道。村民说，这“鸟脚”，部队的战士们喜欢，村民也喜欢。这果子有些那门，按习俗不能进酿酒坊，且有一奇异功能，即醒酒。至今村里人还用作醒酒之物。

除了这些山上的野果，村民回忆说，部队还开荒种地。他们在山上开了一片山地，翻耕以后，种了苞芦（玉米）、番薯、洋芋（土豆），甚至麦子。但好长时间，部队战士爱放屁，这些战士往往脸上身上有些浮肿，都是一些刚长大的孩子，嫩嫩的。村民看了心疼，都说，饿的。

村子里80多岁的老人们说，那时候他们都是孩子，可是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经常“逃兵匪”。那是国民党败退到这里的“长江部队”，还有山上的土匪。老人记得那时家里“逃兵匪”时牵走了家里的两头牛三只羊，一只母猪太肥了，走不动，家人就想办法在它身上盖厚厚的稻草藏在猪栏里。“长江部队”来了，走了。他们回家发现猪不见了，在粪缸里，他们发现了猪皮和内脏。村里所有能拿走的粮食吃食都被抢走了。整个村庄到处臭烘烘的，连吹过的风也是臭的。

而只要咱们自己的部队过来他们就高兴。那个时候，家家都当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自己的。他们一来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大扫除。他们打扫自己借宿的村民家的道地（院子），还把墙弄（村巷）也打扫干净，将好多垃圾搬到后门口。这时候吹过山洋的风，都是香喷喷的。

住在农户家，一般不在百姓家里搭伙，而是借用村民的灶具碗筷，用完了，洗得干干净净，原物奉还。有时候，村民发现，自家种在山地上的萝卜被人拔了，萝卜坑里，插了一支竹签，竹签里夹了钞票。后来，好多人家也发现自己的菜地番薯地芋头玉米地里有了钞票。部队让村民帮着挑运物资给钱，让孩子跑一趟山路送信也挣钱。

山洋的风，有些暖人心。村民后来不收战士的钱。给也不要。山口那棵消息树，每天由村里的儿童轮流观望。一有敌情，那棵树就倒了。后来在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宁海和天台县城时，村民主动上前线扛物资抬担架，部队很快打了胜仗。

我在这个春天走进山洋，村支书柴荣兴指着地道里摊晒的山珍说，当年咱们部队用来充饥的山果，现在成了村民的致富路。村里已举办了三家民宿，听说这名字：“大后方”“山水清音”“松溪山居”。部队战士住过的民房，让慕名而来的山外客人住满了。

来这儿，吹吹山洋的风，得劲。